

当代青年歌星



虹

春风

歌

5.7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苏红近照



顽皮的苏红



“小小的我”



在后台等待演出



陶 醉

艺术片《我多想唱》中的镜头





与日本歌星在一起



为友谊干杯

目 录

0. 一个歌星的时间表.....	1
1. 能哭的女孩.....	10
2. 三姊妹与“混世大王”.....	18
3. 掉裤带的“虎子”.....	28
4. 两位恩师.....	35
5. 雏凤初鸣.....	47
6. 窈窕淑女惹相思.....	59
7. 连演百场震沈阳.....	73
8. 失信的诺言.....	76
9. 彩色的夏日——1986.....	84
10. 夺魁者的冷遇.....	95
11. 愿凭歌声结知音.....	101
附录 I 苏红磁带发行情况.....	105
附录 II 苏红经常演唱的几首歌曲.....	106

0 一个歌星的时间表

我最头痛的事是时间。从我成为名歌星那天起，我的时间是属于观众的，他人的。我的生命是在疲惫中延续的。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些属于我自己支配的时间。然而我没有。

——苏红

- 4月10日（周日）：由京去济南电视台。
- 4月11日（周一）：上午进录音棚录音，下午进演播室录像；晚乘面包车由济南赶赴邯郸（在车上睡眠）。
- 4月12日（周二）：晨5时到达邯郸宾馆，小憩；9时去剧场走台；下午与乐队合乐；晚连演两场。
- 4月13日（周三）：由邯郸乘车返京，转乘

飞机去上海，晚在上海电视台为“大世界”专题节目录音录像。翌日赶回北京。

我第一次采访苏红就不顺。

这天晚上，按事先约好的时间，按苏红告诉我的乘车路线、地址，我按时赶到位于首都北郊的双榆树西里她的家。

北京的公共汽车怎么这样？真讨厌。晚饭后，从民盟中央招待所出来在沙滩乘103路车，到西四换乘22路到北太平庄时来事了，一等半个小时，一辆车也没有。忽然来了一长串，足足有四五辆，可是只有一辆停下来，其余的呼呼开过去，车里没有几个人。我一看表要晚了。初次约定要遵守时间给人家个好印象。都说歌星难接近，谁知道苏红怎样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膀子一晃，可下挤上了车，到北太平庄再换乘302到中国人大。待我一身臭汗地挤下车，边打听边找到双榆树西里，已是华灯初上的黄昏了。

电梯载着我升入十四层楼顶，走出电梯，按号索门找到苏红家，揪门铃：铃铃，铃铃铃……有好一阵子，屋门打开了，一位瘦小的老年妇女站在门里，问明我的身分、来意，放我进屋，苏红正在客厅里等着我。在座的还有邯郸汉光戏院

的经理和小王。

昨天，我拿着一位朋友写的“通行证”找到全总文工团，一位潇洒、英俊的年轻人接待了我。我知道他叫刘溪，是团里乐队的首席指挥，跟苏红是同乡，一块儿由本溪歌舞团调来的，那位写信的朋友事先告诉过我。我说明来意后，这位年轻人上下打量一下我，爽朗地说：“你找我找对了，咱们都是东北老乡。这样吧，苏红在家呢，我打电话给你联系一下。”说着，他下楼打电话去了，不一会儿回来告诉我，“跟苏红说好了，明天上午九点见，还在这儿。”

今天上午，按约我再次来到全总文工团，刘溪告诉我：“苏红还没过来。这样吧，你在这等着吧。”说着，指了指屋里两位年轻人，“这两位是邯郸汉光剧院的，也在等苏红。”于是，我加入了这个等候行列。

闷坐着既无聊又拘谨，于是，我们不约而同地神侃起来。我们直侃到中午，依然不见苏红的影子。刘溪看下表说：“中午了，诸位在我这吃点便饭吧。”喊来两位团里的小伙子，捧一摞盆盘出去，不一会儿打回来好些饭菜。都是闯江湖的，不必客套，伸手拿筷，筷子没有了拿勺，勺没有了翻出几根竹片来——象是冰棒棍，权充筷

子，风扫残云般吃起来，转瞬将饭菜一扫而空。饭后，借两位剧院的人去厕所方便之机，刘溪悄声告诉我：“苏红来了，在团长室。她不想见这二位。一会儿，你说要走，不等了，我假装送你，领你去团长室见苏红。”我连连点头。

两位年轻人回屋后，我们如法表演了一番，将二位丢在屋里，刘溪领我来到团长室。进门，一位身材瘦长的中年男人站起身，刘溪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王团长。”我迎上前，握手，寒暄，视线越过这位团长，落在靠窗站着的一位倩女身上，心想：这位就是苏红了。

实在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红。

虽然，从1986年电视大奖赛后苏红便红起来，遗憾的是我家没有电视，黑白的也没有。我知道有苏红这个歌星，还是我十七岁的儿子去邻居家看电视回来告诉我的。

苏红是化了妆的，象现实大多的女青年一样。只是她的妆不那么艳，淡淡的眼影，淡淡的敷了红，眉也是淡淡的描。穿一条黑色紧身健美裤，上身着一件双肩耸起的斗篷衫。鞋故然是高跟的，黑得灿然的浓发盘在头顶，只是身材略胖些。

苏红半侧身站在窗边。待我跟王团长寒暄完，她头低着，似乎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你就是魏

记者吧。刘溪同志跟我说了。”抬起头，眼睛向上一轮，直视着你——好漂亮的一双眼睛！大而有神，清澈似潭水，纯净若明珠。特别那围在眼脸上的修长的眼睫，自然向外曲伸着，密而不稠，疏而不稀，疏密适度，且根根清晰可数，每一扑扇，似有阵阵馨风向你扑来。

简单地说了有关采访写传的事宜后，苏红说：“一会儿，我和刘溪陪位本溪来的朋友逛逛街。魏记者，我们一块儿出去，边走边谈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当然没有异议。

刘溪在前，苏红居中，我们悄悄走出团长室。苏红动作极轻，蹑手蹑脚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她大概看出了我的迷惑与不解，用下颏向刘溪住的单身宿舍点了点，右手食指放在唇上，示意我脚步轻些。哦，我释然了——她是怕惊动了刘溪屋中那两位请她去演出的汉光戏院的年轻人。

“苏红，无论如何你这次得给我小王个面子，我都等你几天了。有个部级会议在邯郸召开，有位副总理参加会。市里下达了硬任务，让我们剧院搞一堂高档次的晚会。我小王搞砸了，要丢饭碗子的。这是我们经理，他和我一块来请你。”

“小王，我实在安排不开。明天我得乘车去济南录音录像，大后天去上海。都定好了的。人家上海那边机票都在济南订好了的。再说，我还得忙着订做服装，准备歌曲，五月初我要随全总代表团去日本参观访问。”

“啊呀呀苏红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小王大话都说出去了，保票都打了，说一定请到你苏红压轴。这这这！唉！你可叫我怎么交待呀！我求求你了。我，我给你跪下都成……”

“别别别，那可不成！那可不成！”苏红急忙摆手，脸都急红了。

“这样吧，苏红，你看能不能变通一下？”

笔者本来在观赏客厅内的装饰与陈设：似乎太简朴了些，除了一架钢琴、一台彩电与一台高档收录机，再没有什么昂贵的物件了。墙壁上随便置放着几幅外国油画的仿制品，其中一幅风景画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一片草地上孤零零地斜长着一株树，却挂在沙发斜对面女主人抬头就能看到的方。组合厨里放着一只特大型的布娃娃，靠窗的一只无靠背沙发上斜卧着一只熊猫娃娃。柜厨临近女主人一端，挨墙吊着一串玩具花篮，大不过拳头，不小于指肚，工艺甚是精美，说是工艺品更确当些。看来这个家还没有摆弄这些玩具、物件的小主人。这屋子的女主人虽然已

是红极一时的歌星，却依然未脱尽孩子气。

看到小王要跪地恳求的可怜相，笔者动了恻隐之心，说：“小王同志！你下跪也无济于事。我们看看能不能想出个两全的办法。比如说，你们的会议能不能晚两天开？”

“不能不能。12日开，那不是咱们说了算的。”

“能不能苏红晚去两天，从上海演出完了再去邯郸？”

“不行。首场演出缺苏红不可，敲定了的。”

“那……苏红，你看这样行不？五月初你不是要出访日本么？干脆给上海发个电报，就说出国访问提前，不能去上海了，辞了它。”

“那，行吗？”苏红瞪大眼睛问。

“事到这个关口上，顾不了那许多了。你们不是常说‘救场如救火’么，你救了小王这个场功德无量啊。”

“那也不行啊！今天9号，明天我坐火车去济南，晚上到。就算第二天11号录音录像都搞完，12号我也到不了邯郸啊！”苏红说。

“有了，小王。明天——10号，你跟苏红一起乘车去济南。到济南后，你一定提醒苏红11日上午录完音，下午录完像。经理，你明天立即乘车

赶回邯郸，派个面包车务必于11日晚之前赶到济南，当夜接苏红去邯郸。一定是面包，让苏红路上好好睡一觉。12日晨到邯郸再休息一下，上午走台，下午合乐，晚上仓促让与会的人看到苏红演出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谢谢你了，魏老师！”

小王兴奋地说。

“好是好，你的饭碗保住了，我今晚的采访却泡了汤。你看看，都十一点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末班车了。”

一周后，我再次采访苏红时问起这次演出的情形，苏红苦笑了笑，说：“上海还是去了。人家的消息忒灵通，电话一直追到邯郸。再说，去年夏天我已经推过人家一次了。只好自己吃点辛苦，在邯郸演出的第二天就乘车赶回北京，家都没回直接去机场乘飞机飞往上海。总算没误了事……唉！我最头痛的是时间。从我成为名歌星那天起，我的时间就是属于观众的，他人的。我的生命是在疲惫中延续的。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些属于我自己支配的时间。然而我没有……”

笔者无言地点点头。

望着苏红那疲惫的面容，望着她那因长期睡眠不足而黯然失色的眼窝，心中油然涌出怜悯之

情！唉，当个红歌星实在不易。人们只看到歌星在掌声与鲜花的簇拥中风光得很，有谁想到他们吃不好、睡不好、休息不好、风雨不误、日夜兼程地奔波在演出、赶场的途路中的艰辛呢……

1 能哭的女孩

我是个能哭的女孩。因为哭，
小时候没少挨父亲打。我家门前有
株老槐树，象这画上的一样。这株
老槐树既惩罚我，又庇护我。我永
远忘不了我家门前的这株老槐树。

——苏红

1961年，苏红降生到人间。她降生的这天是公历10月1日——共和国在饥谨中度过的第十二个诞辰，因此，苏红有个不同寻常的生日，年年这一天她都跟共和国一块儿庆贺自己的诞辰。苏红的父亲刘林图是空军某部一位主管生产的科长，母亲李坤在邻县工会任文化教员，苏红的家随部队住在历史名城武汉。

其实，苏红出生在河南开封。

在六十年代初期纯正的社会风尚中，这是个

典型的革命化的家庭。苏红的父母事业心都很强，很少将精力用在营造小家庭的安乐窝上，当然，在孩子们身上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也不会太多的。为了不影响丈夫工作，苏红母亲几个孩子都是回开封娘家生的。孩子生下后，不是送给婆婆，就是留给母亲。苏红是第三胎，没地方送了，于是满月后带回武汉花钱请来阿姨给照看。在苏红的记忆里，先后请来的几个阿姨对苏红都不好。

小时候我就爱唱爱动，跳跳钻钻的，没有个安稳气。家里请来的阿姨都是小脚老太婆，行走不便，一眼照看不到我就跑了，阿姨撵不上我，所以都不喜欢我。

小时候的苏红是够难缠的。她发育很好，一生下来体重就6.5斤，以后始终是胖敦敦的，像个假小子。苏红家生活较充裕，父亲的军阶是正营职，月薪170元，在当时算是高薪，就是在三年大饥馑时期家里也从未缺米少油。小苏红的好动除了活泼的天性外，完全是精力过剩的缘故，小脚阿姨们不懂，就说苏红是跳马猴子——不是个安稳客。

苏红家住在汉口卓道泉空军大院内，房门前